

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研究进展

石鹏 柴小琴 雷彪 牛魁 冯文哲 尚乘*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对近些年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从中医学历史渊源、病因病机、治疗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目前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临床疗效可靠,但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多是各家之言,没有形成治疗的共识,无法进一步优化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建立更为符合中医理论基础的治疗机制,这将影响治疗的进一步推广使用,仍待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针刺;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综述

中图分类号:R6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71(2019)06-0134-03

DOI:10.13424/j.cnki.mtcm.2019.06.040

功能性肛门直肠痛在祖国医学中很早就有记载,属于“大肠疼痛”、“谷道痛”的范畴,祖国医学对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主要是从情志失调、中气不足、肛门局部气滞血瘀等方面认识的,因此又可将其归属于“郁证”、“脏燥”的范畴。临床表现主要为经常性的模糊钝痛,持续时间长,也可以表现为发作性的锐痛,仅持续数秒至数分钟,有时伴有肛门下坠、憋胀等不适,就如相关文献所表述的“模糊的钝痛或直肠部压榨样疼痛”^[1]。肛门直肠痛在临床并不十分常见,数据统计约占肛门直肠疾病的1.5%~4.0%^[2],以女性多见^[3]。有研究表明该病是骨盆肌肉痉挛或肛提肌收缩异常导致,并且与精神心理因素具有相关性^[4]。目前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治疗主要是采取针灸、生物反馈、辨证使用中药内治等治疗,大多数患者治疗后疗效较好^[5-6]。现对针刺治疗进行综述。

1 中医对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认识

1.1 历史渊源 祖国医学早在《素问·五藏别论》就有记载:“魄门亦为五藏使,水谷不得久藏”,“肛门者,肺之下口也,内通于肺,故曰魄门。”并提出“魄门”的生理功能依赖肺、脾、心、肝、肾五藏相互协调而发挥作用。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中医学又

称为“大肠疼痛”、“谷道痛”,其主要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肛周经络不通,即“不通则痛”,故在治疗上主张疏通经络为主。在祖国医学中也有将本病归属于“郁证”、“脏燥”的范畴,但据此治疗魄门疼痛临床疗效欠佳。

1.2 病因病机 本病早期多是由于饮食不节,过食肥甘炙煿、醇酒之品导致湿热火毒内生,湿热之邪下注魄门,导致引起局部气血运行不畅,经络不通,“不通则痛”,则出现魄门疼痛。《河间六书》记载:“风热不散,谷气流溢,传于下部,故令肛门肿胀”。张娇娇^[7]等研究本病证型可分为气滞血瘀、中气下陷、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肝脾不调,但缺乏统一有效的治疗方案,说明功能性肛门直肠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肛肠科的专科疾病,而是跨越多学科的疾病。长期局部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塞,引起气滞血瘀亦是引起魄门疼痛的主要因素。根据疼痛性质来判断病因病机,如肛门疼痛伴有灼热感,可见肛周潮湿,舌红苔黄,脉数,多属于湿热证为主;肛门疼痛性质为刺痛,疼痛点固定,舌青紫苔薄白,舌下静脉迂曲,脉涩,多属气滞血瘀证为主。《石室秘篆》云:“诸痛者皆属于肝”,“肝者,罢极之本”,主疏泄,能够协调诸脏的作用,达

“通而不滞，散而不郁”之效，若情志不遂，肝脏无法正常疏泄，则肝郁气滞，血行瘀滞，不通则痛^[8]。长时间的肛门直肠疼痛，会损伤气血导致气血产生不足，即“不荣则通”，所以治疗中兼用养血和血之法能加强疗效^[9]。

1.3 循行至肛门的经络 中医学认为“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魄门亦为五脏使”，与魄门相关的经络有多个，《素问·骨空论》云：“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督脉起于会阴，循行于背部，与厥阴脉及别脉共汇于巅顶，总督阳脉，多用于调节其循行部位邻近脏腑功能，指出督脉与肛周具有密切关系^[10-11]。《灵枢·经脉》：“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腠内，出腠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指出足少阴肾经与肛周相关联。《灵枢·经别》：“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腠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指出足太阳膀胱经别入肛内，与肛门疾病息息相关。《灵枢·经脉》：“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腠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肝体阴而用阳，主升发，喜条达，恶抑郁，肝藏血，主疏泄，调节气血的运行，肛门直肠痛与足厥阴肝经的疏泄、调达关系密切^[12]。

2 针刺对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治疗研究

临床中大量的实践总结和丰富的针灸文献研究表明针刺对疼痛有着很好的治疗作用，如临床中常见的胃痛、腹痛、腰痛、头痛、坐骨神经痛等，针刺治疗都具有着很好的临床疗效。针灸治疗的机理主要是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解除气血运行障碍。一方面纠正和解除疼痛产生的病理因素，另外一方面阻断疼痛的不良循环。肛门直肠痛在临床中采用针刺治疗也比较多，往往操作者依据患者疾病情况，辩证论治取穴，主要有远端取穴、近端取穴、对症选穴等，主要是从疏通经络、通调气血等角度进行诊治。蔡群利^[13]等人采用电针刺激

治疗肛门直肠痛总有效率 85.7%。周志杰^[14]等采用针刺治疗肛门直肠神经痛 145 例，主要取穴为：长强、大肠俞、秩边、合谷、委中，结果全部患者治愈 90 例，总有效率 93.1%。曹建葆^[15]通过针灸八髎穴治疗盆底疾病取得了良好非常好的临床疗效。袁周萍^[16]通过温针灸长强穴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40 例，其中仅 1 例无效，总有效率 97.5%。王亚波^[17]利用针灸联合西药与坐浴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42 例，总有效率 92.9%。王继英^[18]等人利用针刺结合口服中药治疗肛门直肠痛，有效率达 93.3%。

3 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机制研究

针刺对于疼痛性疾病有着很好的临床疗效，过去针刺麻醉就是在针刺镇痛疗效确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并不是利用针刺来达到患者完全麻醉的，而是通过针刺镇痛将人体痛阈提高，来起到抑制疼痛的作用^[19]。由于针刺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增强了机体对疼痛的耐受能力，减缓了疼痛的刺激性，从而减轻疼痛。因针刺能诱导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采用针刺麻醉配合进行术前准备可以明显放松患者，从而使之处于嗜睡状态，达到镇静的效果^[20]。除了内源性阿片肽系统外，针刺还可能调控脑组织释放出 5-羟色胺、血管紧张素 II 以及 γ -氨基丁酸等多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从而发挥出中枢镇痛的作用^[21]。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针刺治疗肛门直肠痛也是基于以上理论，达到减轻患者疼痛的。同时，针刺也通过内分泌、心理调节等方面发挥着临床疗效。针刺不仅可以使神经体液和免疫发生改变，还能够通过刺激局部皮肤、肌肉组织，达到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和血流速度明显增加，通过局部微循环的促进，调节微小血管的自律活动，改善血流动力学和微循环形态，加速针刺局部和经络循行远端的血液流速，及增加针刺局部和经络循行远端的血流量，使局部组织的供氧量明显增加，加速局部新陈代谢，以清除局部的致痛因子，从而达到减轻肛门疼痛不适的目的。此外，针刺治疗还能够一定程度上调节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而达到促进

血液循环与镇痛作用。

4 总结

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方面研究有很大发展,近年来不但有大量的相关临床疗效研究,同时还有关于针刺治疗的机理方面的研究。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有着药物不可达到的疗效,但是在针刺治疗方面多是各家之言,没有形成治疗的共识,无法进一步优化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建立更为符合中医理论基础的治疗机制,这将影响治疗的进一步推广使用。或许随着我们对本病疾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及更多的临床实践后,针刺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也会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更有力的技术支持,为临床治疗肛门直肠痛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Wald A. Functional anorectal and pelvic pain[J]. Gastroenterol ClinNorth Am,2001,30(1):243-251.
- [2] 王亚波,吴晓莉,范宇锋. 针灸联合西药与坐浴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42 例[J]. 浙江中医杂志,2017,52(3):200.
- [3] Boyce PM, Talley NJ, Burke C, et al. Epidemiology of the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Rome II criteria: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 - based study[J]. Intern Med J,2006,36(1):28-36.
- [4] D WARKASING R S, SCHOUTEN W R, GEERAEDTS T E, et al. Chronic anal and perianal pain resolved with MRI[J]. AJR Am J Roentgenol,2013,200(5):1034.
- [5] 陈振宇,刘长宝. 针刺联合生物反馈训练法治疗盆底痉挛综合征 50 例观察[J].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15,43(3):43-46.
- [6] 薛雅红,丁曙晴. 功能性肛门直肠痛患者盆底表面肌电的检测及临床意义[J]. 实用医学杂志,2012,28(11):1803-1805.
- [7] 张娇娇,丁义江,丁曙晴,等. 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中医证型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20(6):1.
- [8] 郑春菊,王业皇. 从肝论治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探讨[J]. 河北中医,2014,12(10):1555-1556.
- [9] 吴春节,曹明璐. 疼痛类疾病的中医传统疗法临床应用初探[J]. 中国临床医生,2014,22(8):85-86.
- [10] 徐杰. 针刺配合督脉艾灸治疗阳虚腰痛的临床疗效观察[D].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2015:31-33.
- [11] 周芳平. 解郁止痛汤治疗肝郁气滞型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临床研究[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4:21-26.
- [12] 孙飞,周海虹. 风药调肝探讨[J]. 中医杂志,2014,55(5):446.
- [13] 蔡丽群,黄河,池伟,等. 电针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35 例[J]. 中医杂志,2016,36(1):41-42.
- [14] 周志杰,周勇,张福会. 针刺治疗肛门直肠神经痛 145 例[J]. 中国针灸,2002,22(11):768.
- [15] 曹建葆. 针灸八髎穴在盆底疾病中的应用举隅[J]. 江苏中医药,2012,44(5):58-59.
- [16] 袁周萍,刘方铭,杨文龙,等. 温针灸长强穴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40 例[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16,32(8):818.
- [17] 王亚波,吴晓莉,范宇锋. 针灸联合西药与坐浴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 42 例[J]. 浙江中医杂志,2011,52(3):200.
- [18] 王继英,于淑英. 肛门直肠痛的中医辨证治疗[J]. 中国医疗前沿,2011,6(7):26.
- [19] 周嘉. 针刺麻醉临床实践 60 年历程回顾[J]. 针刺研究,2018,43(10):607-610.
- [20] Agarwal A, Ranjan R, Dhiraaj S, et al. Acupressure for prevention of pre - operative anxiety: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lacebo controlled study[J]. Anaesthesia,2005,60(10):978-981.
- [21] 汪维,李超,马伟巍,等. 针刺麻醉在骨科手术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18,24(1):115-117.

(收稿日期:2019-01-25 编辑:巩振东)